

语言哲学的域限:在文化视野内

耿菲菲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通过对分析哲学的产生及其发展以至最后的没落的细致分析,认为分析性语言哲学有两个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这些困境应当受到中国语言哲学研究者的重视。首先,作为一种文化或历史沉淀的语言,其使用的多样性和其词句的内在意蕴本身就是对人类生存的不同样态的一种体现。因此,它作为人类整体性存在的一部分,与产生自己的特殊的文化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正如卡西尔所言,“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之间以及与人的整个生活世界之间总是相互影响、相互映射的。所以,语言的本质是不能够仅仅通过精密的逻辑分析或真假分析所能体现和解决的,语言的分析也不能代替人类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终极沉思。因而,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分析性语言哲学的界限就凸现了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特根斯坦等人向日常生活语言的转向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其次,就是语言的真假值的判断与语言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有效性之间的无法弥合的间隙,这一点对于汉语来说更为突出。例如,中国诗词“境界”学说视野中的“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的问题。而且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看待这两个方面的话,我们就很难正确地看待西方语言哲学在中国汉语境遇中的影响和价值。

关键词:语言哲学;文化;生活世界;境界说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4 - 0018 - 4

The Bounds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From the Culture Field of Vision

Geng Fei-f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is article, from the culture field of vision, precisely analyzes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final declin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suggests that in language analytic philosophy there exists two unconquerable difficulties, and what is more, Chinese scholars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encourag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m. Firstly, language is a culture or accretion of history, and its applied varieties and inner meaning between words and sentences reflect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human living. Consequently, language, one part of the whole human entity, has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special culture situation. Just as Cassirer said that language, art, mythology and religion were never mutually arbitrary creations. The relations among them and with the whole life-world always have mutual influence and reflection. Because the quality of language can not be embodied and “settled down” only through precise logical and true and false analysis, and language analysis can not replace human final consideration about his/her valuable existence as well, the solution to the bounds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would be from the culture field of vision. Wittgenstein and other scholars provide a good explanation, in that they turned to study the language of daily life after World War Two. Secondly, there is a gap unable to be made up between the judgment on language true and false value and the validity of language in the practical world. That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Chinese language, for example, “subaudition” or “implication” in Chinese “extent reached” poetry. In addition, I think if we can not give a better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two aspects,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take correct attitudes towards Western linguistic philosophy which brings influence and value on Chinese language circumstance.

Key words: linguistic philosophy; culture; life-world; extent reached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语言性转向”成为英美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结果。“语言性

转向”带来的不仅是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我们知道,逻辑由语言体现,语言的意

义是与逻辑规则相辅相成的对应领域,而且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事实、思想和语言之间,既不属于物理世界,也不属于个人的心理世界。所以,通过对语言的意义来界定逻辑的基础、性质和作用,必然会通向一个超越物理和心理的经验的新领域。这样,在受到数理逻辑成功事例的鼓舞和启示之后,很多哲学家开始对逻辑基础和语言的意义进行探讨。从此,很多哲学家不再关心认识的内容及其与对象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对语言和意义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开始关心语言的合法性问题,关心我们所使用的术语是否清晰明白,我们的语言表达是否符合逻辑句法,即提出我们的有意义的语言表达如何可能的问题。他们认为,哲学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传统哲学所遗留下来的很多难题都是由于语言的使用不当而造成的。现代许多分析哲学家,如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石里克等,就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们大都认为哲学并不提供知识和理论,而是分析和澄清人们所表达的含义。而那些思辨哲学家们所提出来的许多至今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就是由于语言的使用混乱而造成的。但是由于现代逻辑的发展,人们已经能够认识语言的本质和结构,从而能够解决各种“形而上学困惑”(徐友渔 1991)。

对于语言分析哲学家们所持有的这种信心,我们不禁要问: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的分析真的能够解决哲学问题吗?分析性语言哲学真的就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终结吗?当然,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分析性语言哲学通过对语言的本质和逻辑结构的分析,确实一定程度上理清了一些哲学上不必要的纷争,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而也推进了哲学的发展。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语言难道真的就只是一种逻辑表述吗?语言一定要限定在一种逻辑框架之中吗?作为具有智慧的存在者,人通过自己缜密的沉思所提出的终极性问题难道就只是对语言的混乱使用吗?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商榷的问题。虽然分析性语言哲学就澄清语言的模糊性来说很有成效,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在对待很多哲学问题上的界限,而这种界限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就更为突出、醒目。

首先,语言作为人的文化的整体性的一部分,是与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的生存样态无法分割的,所以语言首先就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其使用的多样性和其词句的内在意蕴本身就是对人类生存的不同样态的一种体现,而这就决定了语言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关联。正如卡西尔所言:“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卡西尔 2003: 120)它们之间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又相互支撑的。所以当我们谈论语言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语言符号本身的语法、逻辑、所指以及句子的真假等技术层面去理解,更不应该以这个层面为基点,而

把很多关于人的存在的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作为伪问题而消解掉。我们必须从文化的角度,从语言与思维对于现实的超越性角度以及人的整体性存在的角度来看待语言问题。

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语言可以从两方面去阐释。一是狭义的语言,指由音、形、意、语法规则等构成的语言。由于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独特体系,即它具有自身的结构与规则,因而语言能够以一种独特的逻辑性的方式表述人类世界,它是人认识实在、构造人类经验世界的工具和途径。语言的这种意义主要表现为命题语言,即以指称、陈述对象为具体目的。而研究语言的逻辑规则、语词的所指以及句子的真假等问题的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所研究的语言实际上就是这种狭义上的语言。二是广义的语言,这种广义的语言即指人类的文化世界。就这种意义上的语言而言,其内涵极为广泛,如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文化形态都是语言。“不仅存在着由声音、词汇、词语、句子构的语言,而且还存在着由艺术、宗教、科学符号建构起来的更为广博的语言。这类语言的每一种都有相应的用法和相应的规则;每一种都具有其自身语法。”(卡西尔 1988: 26)所以人类语言并不仅仅指指称和陈述对象,而且还具有更加丰富的精神创造内涵,它能够阐释人的存在、人的生存境遇以及人的超越性维度,同时,它也通过人的特殊审美维度而开启着多层的存在境遇和认识视角,而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其他一切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地位就体现出了语言的这种特殊意义。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语言哲学就不能只是把揭示语言的语法规则以及语词所指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了,而必须阐释出语言的这种超越性维度。

语言之所以有这种广义的内涵,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的文化性。人作为一种“被抛”的存在,首先应该是文化的人。人来到这个世界的首要目的就是生存,他必须能够使自己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于此,必须让自己的存在持续下去。所以为了生存就必须与自己的周围世界进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既包含人的实践劳动,又包含实践劳动中外在世界对人的思维认识的影响。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行为,并以自己特殊的维度作为标准而作用于外在世界,同时,外在世界又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的思维与之无法脱离的存在而不断地修正、牵引着人的认识和实践,进而改变着人的存在境遇,从而作为一种与人相对的对象物搀扶着人的进步。所以实践的过程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又是文化的人的形成过程。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它不仅改造自然,而且创造自然,他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

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 2002: 58)。人就通过这种审美尺度不断地超越本能或生物学的自然而建构一种特有的、属人的生存体系,这就是文化。所以人之为人的基础,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独特性以及人自身的独特价值,不在于自然和本能,而在于人对自然的超越和对属人文化的建构,在于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道德伦理以及各种社会机构等各种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形态不仅以自己的特殊性阐释人的存在形态,而且推动着人自身的不断发展。正如卡西尔所言,“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是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卡西尔 2003: 44)。这样,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就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代表着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最根本的特征。所以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文化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总是文化的人,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所以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

而人的文化性就决定了人的那种超越性。人是有思维的、能够进行自由活动的有限存在者,所以他的超越性就体现为对文化世界的创造、对自身存在的反思以及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对无限世界的追求、对自身生存的终极性的沉思。而这一切又都落到语言身上,因为人的文化性的过程不仅是不断的超越自身的过程,同时也是语言阐释人自身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所体现出的不同生存样态的过程。所以语言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化超越性,进而作为人类文化世界的主要表象的语言就使人的所有这些超越性的欲求成为可能,其表现就是哲学中语言所言说的“形而上学”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说,语言、思维、存在就先天具有一种始源性的关联,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表述方式来说,对于永恒性的追求,对于生存的终极维度的冥思,就是语言与思维的“天命”。所以语言所言说出的那些哲学问题,比如道德问题、存在问题、伦理问题以及认识的根源问题等等,实际上就是思维的驱使,生存的驱使,更是存在的驱使。人的文化的超越性使语言先天就具有了这种特征。那么“讨论语言,意味着不仅把语言,而且将我们带入其存在的位置,我们自身聚集于事件之中”(海德格尔 1990: 166)。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

尔说“人是说话的动物”,“语言是存在之家”。

而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恰恰就把语言的文化超越性特质以及与存在的先天性的关联给抹煞掉了。“一般看来,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可分为: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陈嘉映 2003: 17)对于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家来说,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词语的指示性的功能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反映关系,例如,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和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理论。而语词的意义问题也不是文化中所说意义或作用,而是语词的所指性,正如罗素的指称论所说的:一个词的意义是它与它所指称的东西的一种关系。而像神话、艺术、宗教信仰等文化形态,则被排除在外了。因为他们认为语言的混乱实际上就是因为语词的多义性和对于很多像实体、存在等没有具体所指的词语的运用,进而他们只是对语言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只关注语言的清晰性、命题的真假,或者说,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语言进行语法或语词的逻辑分析而断定语句的意义及其真假值。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弗雷格还是罗素,甚至是早期的维特根斯坦,都是如此。而在维也纳学派中出现的物理语言更是如此。但是逻辑分析不出逻辑之外的东西,而这逻辑之外的东西恰恰就是语言生命的支撑点。所以这种固化的语言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文化底蕴以及由此产生的创造性。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人类的实践活动使语言、宗教、神话、艺术成为文化的各个扇面而关联在一起,也正是这种整体性,这种各文化形态的关联性使语言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意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特根斯坦等人向日常生活语言的转向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说明。所以说,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家们虽然宣称消解了形而上学问题,而实际上只不过是绕过了这些问题或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而已。所以,“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卡西尔 2003: 120)。

那么,如果把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放在中国汉语言文化视域中的话,问题更为突出,而我们认为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逻辑对于体悟语言或意境语言的失效性问题。

汉语和欧美语言属于两种极为不同的语系。对于西方语言来说,逻辑是一个无法与其剥离的脊髓。Logos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言说,后来发展成我们所谓的“逻辑”。但是汉语则没有这个特点。古汉语文字是由象形字和会意字组成,因而它是表述性的、体味性的,表现在文化层面上就是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所以中国汉语几千年的历史底蕴,就使中国汉语言拥有一种特殊的蕴涵性,其中很多的词语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基底,正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所以汉语言文字

所言说的不仅仅是字面上所表达的东西,它还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映射以及对自己生存境遇的领悟或体悟。所以在汉语视域中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语言逻辑。这点在中国古典诗词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国学大家王国维先生评析得比较透彻。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 2005: 5)。然而,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体现出了作者本身对于生活世界的一种感悟或者说体悟,都是作者对自己内心感悟的一种隐性的表露,而这种表露已远远超出了逻辑框架中的“人工语言”,更无法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出来。所以我们在欣赏这些古典诗词的时候,就不能只是看到诗词外在的规则形式,而是要感悟到这些符号后面所隐藏的深层话语,从而与我们自身的某种情感达到一种共鸣,进而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新的境界和开启一种新的视域。另外,这种欣赏还需要欣赏者对这种文化的底蕴有一种理解或熏陶。譬如说元代词曲大家马致远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曲子《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欣赏这首词的时候,若是有“文化”的中

国人,就会很自然的读出这首词所蕴含的那种凄美的境界,感受到作者当时的那种悲凉境遇。然而,若是我们没有受过这种文化的熏陶,不知道这种文化传统,而只是像西方分析性语言哲学家那样从表面的语法规则或逻辑规则去看待它的话,那这首词就主要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名词的堆砌而已,根本不可能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所以到这里,西方分析性语言哲学推崇的逻辑分析方法所遇到的困境也已不言自明了。

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到,对于西方分析性语言哲学,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而必须看到它在文化视域中的各种困境及其界限,进而对它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

参考文献

- 陈嘉映. 语言哲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海德格尔. 诗、语言、思 [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 卡西尔. 符号·神话·文化 [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 卡西尔. 人论 [M].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3.
-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 王国维. 人间词话·人间词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 徐友渔. 评“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J]. 哲学研究, 1991 (7).

收稿日期: 2008 - 01 - 20

【责任编辑 李洪儒】

2008·全国“网络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 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为进一步落实《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制定的新思想、新要求,努力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实现外语教育信息化,上海外国语大学暨《外语电化教学》杂志编辑部拟联合山东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于2008年9月18-21日,在聊城召开第三届全国“网络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延续前两届年会主题,特别关注以下4个主题: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理论研究;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等信息技术的语言技术研究;基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课堂英语教学新模式研究;多媒体、网络化、立体化视听教材的编写探索。

有意参会者可就上述议题展开研究或撰文(优秀论文将在本刊择期发表),从即日起开始接受电子报名。请2008年9月1日前将论文电子稿发送到本会务组电子邮箱:wydhjx204@163.com。本次会议将邀请胡壮麟、文秋芳、金艳等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外语教学专家和有关领导,作前沿性专题报告。

本次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暨《外语电化教学》编辑部主办,山东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承办。关于会议具体事项,请与 <http://wydh.qikan.com>, 021-65311900 转 2514 贺老师联系。

2008·全国“网络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学术研讨会会务组